

每一次的相聚，都是伤感的告别。我们每天都在告別，告別青涩，告別他人，告別好消息告別坏消息，告別此在，告別自我。

坐井观天

◇年轻时，我们折腾自己；年迈时，我们折腾别人。当我们无法折腾时，我们也就成了无趣的和无足轻重的人。

◇我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精心安排，手术刀一般准确，简单问题复杂化，往往失去渴望中的意外与惊喜，那么你的旅行和每天的工作还有什么分别呢。

◇昨晚外出吃饭，问出租车司机，你这车是两个人轮着开的吧。司机说，就他一个。我指着他的证件照问，那是你吗。他说是我呀，那是从前的我呵。

照片上是个肥头大耳的男人，而我身边的司机西装革履，高大挺拔，麦肤色，很有些沧桑感。见我不吱声，司机倒来了兴趣，他放下手机，说那时我很胖是吗。他说你知道我怎么减肥的吗。跑步，健身，什么运动都没用，我是跳舞跳回来的。我不跳广场舞，我在锦龙跳探戈，一个月一百块，便宜得很哩。跳舞必须提气、收腹、踮脚，还得与曲子、舞伴配合默契，一晃时间就过去了，不觉得累，也不觉得乏味，非常享受，一个月就见效。他手舞足蹈，沉浸在对跳舞的怀念中。我真的没想到反差如此之大。肥头大耳，我们会觉得这样的男人一定很二很霸道；西装革履，我们会认为他很有风度，但他们的确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形态。因了这样的不同形态，在生活中，我们作出了多少误判，酿成了多少遗憾呵。

◇《什么是我的》，美国女作家安·贝蒂所著的中短篇小说集，曾经是我随身携带书。那年游新疆时弄丢了。引以为憾。我以为我再也不

会和她相遇了。却在儿子的背包里发现了一本新的。1999年2月，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二次印刷。

◇每一次的相聚，都是伤感的告别。我们每天都在告別，告別青涩，告別他人，告別好消息告別坏消息，告別此在，告別自我。在告别的声声叹息中，我们拥抱着虚无也反抗着虚无，接近了现实，也超越着现实。

◇新簪子，新粽子。每年仲春季节，大姐都给我送来糯米香。亲情是具体而微的，又是非特质的。他缝合着我们的身心，我们的呼吸，我们的乡土记忆，我们日渐涣散的目光；他要我们时时驻留，蓦然回首。

◇意外接到来电，原来是老同事大姐，现南京师大文学学院博导魏南江老师。一别二三十年啦。她先生李惠薪，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作家，文化局长，当年我出海体验生活就是他安排的。如今他成了玉石专家。她说他们非常想我，邀我去南京做客、讲座，参观他们设置在无锡的玉器博物馆。有人想着是幸福的，想念他人更幸福，只是我们常常羞于表达。“当你老了。”诗人又要咏叹了，“每次我都呼唤你的名字——”可惜那时我们的呼唤自己都听不见了。

◇梅西为什么是永远的英雄？因为临门一脚时，别人的腿就发软。

◇人生处处是遗憾。最大的遗憾则是揣着糊涂装明白。如果早点明白现在才明白的事，我们将会怎样呢。

◇我愿做那颗黯淡之星，丝丝缕缕的光亮，只要照见我自己，也就心花怒放了。

◇再荒芜的土地，春天也会芳草萋萋；种子与土地无法选择彼此，却可以选择不屈地共同孕育，为了证明

彼此。

◇尴尬的是朋友送你的书，你遗失了，还让他发现了。更尴尬的是见后面，他再次送了一册。

◇你是毛毛的座椅。看见你，我就想起他。毛毛离开我了。沙发，也由牛皮换成了小叶红檀。怎样安置你，一直是我的纠结。所有的玩偶，都摆脱不了被遗弃。我想改变你的命运，就只能和你一同消失。

◇死不瞑目的人，都是心事太重的人。死不瞑目的人，都是事业未竟的人。死不瞑目的人，容易让人焦躁，瞧不起，或者敬而远之。死不瞑目的人，活得很快，也很烂，也很享受。对于这个世界，死不瞑目的人，比我们更了解，也更留恋。

◇孩子，我知道，你想找到的是在你生命中，永远支持你永远与你一伙儿的那个人，但你想过没，你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(她)吗。

◇在你阅读卡夫卡的那些时刻，卡夫卡就是你的卡夫卡。我们都只有一个卡夫卡。无数的卡夫卡，从他的书信、日记、随感、寓言、静思、绘画、小说及其断章中涌现出来。每一个局部，都丰富着他的全部。我的卡夫卡潜伏在我的小说里。我的多部作品中都有一个K。

我記得库切有部长篇小说，叫《迈克尔·K的生活和时代》，这说明库切也有他的卡夫卡。卡夫卡的小说里只有一个K，其他人则以身份命名，不是司炉就是医生，不是猎人就是教师，不是军官就是饥饿艺术家，不是女歌手就是土地测量员，他们都是K的化身。我的小说里，有K，也有具名具姓的人，就这样，他们拥挤呼吸在一起。K是虚拟的，别人是真实的，但间离效果却使我产生了恰恰相反的错觉。

◇睡觉流口水的人，绝非沉睡的

人，亦非装睡的人；睡觉流口水的人，是容易叫醒的人，更是心无挂碍的人；睡觉的人流口水，是为了激怒失眠的人。

◇人们永远无法站在同一条河流里，却常常掉进同一个陷阱。

◇梦是最准确的现实。不会做梦的人，生活在别人的梦境里。

◇那盆不知名的花枯萎多时，一直欲扔未扔。兴许是获知了自己的命运，她赌气般地顽强盛开。扔不扔呢，不忍忍？纠结只为花千骨。

◇为何总有人作恶多端屡教不改？因为他们正是恶的表现形态，宛如善有善的表现形态一样。善与恶，都从属于美。美是善与恶的统一体，而爱是善减去恶之后，剩余的那一部分。

◇宿醉后，到何盈记吃早餐，其实只需一元钱。一碟雪里蕻，一斗碗绿豆粥，舒服死了。一位年轻的妈妈推着童车过来，坐到我的桌旁，嗲嗲地逗我家小白，她说一句，她宝宝也学一句。小白则乖巧地配合，摇摇尾巴，或者“汪汪汪”。“还要什么？”女胖子边盛粥边问。我不得不点了一只萝卜丝包子，咬一口就丢了。但好像不多花这两元就是一辈子的对不起。

◇在路上，我们走着走着，常常会忘记初衷。比如我买啤酒，完全是因了家里拥有带把手的啤酒杯。那些年，为了凑齐一套赠品杯，她不停地从超市往家成箱成箱拎酸奶。来不及吃，常常过期。为此她又把酸奶二次发酵，重新酿制。可惜赠品已从啤酒杯换成了玻璃碗。再后来，连碗也没了，她喝酸奶酿酸奶的习惯却保留下来。现在，只要她一拉冰箱门，小白就飞奔过去，等着陪她喝呢。为了啤酒杯，或者为了别的什么，或者什么也不为，我们常常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，于是生活才有了一点新鲜和温度。



当我们无法折腾时

□罗望子



记得是20多年前的一个深秋，从南京至厦门的火车上，我戴着耳机，聆听一盒序曲集，印象最深的便是这首《1812序曲》。青春岁月里的旅行，诗意图无限，关于音乐的想象无限。

“炮声”齐鸣 万民欢歌

——柴可夫斯基《1812序曲》赏析

□木火

雨夜，居家。独自聆听柴可夫斯基的《1812序曲》。妻子回家，正听到音乐的高潮处，顿时怒气冲冲地走到音响前，果断关掉：“音乐这么闹，听得我头都要炸了，这么晚不怕吵了邻居？神经病！”妻子的话虽然带着情绪有点夸张，不过当年那首乐曲首演时，柴可夫斯基才是真正的夸张，他在演奏会现场拉来了真正的加农炮，将炮声和教堂里的钟声融入音乐之中，同样招来了“不伦不类”“要猴戏”之类的不堪评语。就是老柴自己也并不觉得满意，在他给他的资助人和朋友梅克夫人的信中说：“这首曲子将会非常嘈杂而且喧哗，我创作它时并无多大热情，因此，此曲可能没有任何艺术价值。”而我聆听的这张CD，也是运用了真正的大炮，那火爆的录音是发烧友所喜欢的，或可成为他们心目中最佳的音响测试片，不喜音乐的人自然受不了那般强烈的“轰炸”。当然，让我着迷的并不是那火爆的录音，而是音乐中壮阔的行进和胜利的辉煌。

《1812序曲》，这个简单的曲名却会让人困惑。首先得从1812年说起，那一年，拿破仑调集了60万军队大举入侵俄罗斯，进逼莫斯科时，俄军司令库图佐夫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，下令撤退居民，焚烧粮食，积蓄力量，伺机反攻。最终在这个寒冷的冬天，法军在俄军的反攻下一溃千里，只有2万多人逃了回去。这首乐曲要表达的就是这场伟大的胜利，讴歌伟大的俄国人民。序曲，本是歌剧、舞剧等开幕前演奏的短曲，亦称“开场音乐”，后来向音乐会序曲发展，并演变成单乐章的交响诗形式。《1812序曲》算是音乐会序曲，首演于1882年的莫斯科艺术工业博览会开幕式，在新建的救主基督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举行，演出盛况空前。救主基督大教堂毁于1812年俄法战争的炮火，所以，这首序曲想来有着庄重生的深意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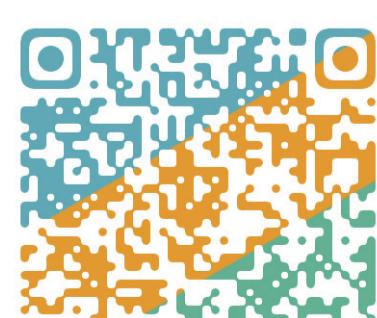
乐曲的序奏肃穆而宽广，沉缓而辽远，其旋律出自俄国古老的赞美诗《主啊，拯救你的子民》，听得出慢慢逼近的危险与渐趋严峻的形势，听得出俄国人民对上帝虔诚的祈祷和对和平深沉的向往，一股力量也在悄悄地汇聚。一声定音鼓后，沉重的低音乐器发出庄严的呼号，音乐逐渐加快、加重，最终演变成了一首骑兵进行曲，圆号吹奏出轻快的骑兵主题，弦乐紧跟而上，有如千万民众奔涌而来。

接下来的呈示部主题则像是千军万马奔涌前行的壮阔场景，快如旋风的旋律，音阶的上行下行，尖锐的切分音，表现了敌我双方的激烈战斗。音乐中反复出现了《马赛曲》的曲调片段，刻画出法军入侵的猖狂与凶残，俄军抗敌的艰苦与英勇。具有俄罗斯民歌风格的副部主题抒情而优美，一下子切换了场景，让人联想起辽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，那蜿蜒流淌的伏尔加河、古典秀雅的城市建筑、壮硕挺拔的白桦林，无不激发起士兵们热爱祖国、思念亲人的一片深情；还有绚丽多姿的民族歌舞……音乐转为由俄罗斯民歌《在大门旁》，木管倾泻一缕热情，在清澈的铃鼓声的映衬下奏出轻快跳跃的旋律，反映了俄罗斯人民自信、乐观的精神面貌。

短暂的欢舞之后，又是激烈的战斗。在这展开部中，《马赛曲》不再耀武扬威，而是渐次减弱，时断时续，支离破碎，预示着侵略者必败的命运，而俄罗斯人民同仇敌忾，奋勇还击，节节胜利。宽广的副部主题再次响起，深情的旋律在蓄积力量，发起最后的进攻。连续数声炮响，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，紧接着，音乐转入暴风骤雨般的下行乐句，形象逼真地描绘最后的搏斗和敌军的溃逃。

音乐的尾声极其辉煌壮丽，《主啊，拯救你的子民》的旋律再现，却变得庄严而宏伟。钟鼓声齐鸣，嘈杂却具穿透力，洋溢着一片胜利的喜悦与光荣。经受过战斗洗礼的骑兵进行曲显得更为雄壮，不禁让人骄傲地回忆起激烈的战斗、英勇的冲锋。随后，一个庄重、有力的主题响起来了，这是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的歌剧《伊凡·苏萨宁》的终场合唱《光荣颂》的主题，震耳欲聋的十一响炮声和教堂的钟声也相继响起，乐曲在万众欢腾的节日气氛中结束。

记得是20多年前的一个深秋，从南京至厦门的火车上，我戴着耳机，聆听一盒序曲集，印象最深的便是这首《1812序曲》。青春岁月里的旅行，诗意图无限，关于音乐的想象无限。尤其是在那骑兵进行曲的激荡中，映着窗外一片片掠过的美景，胸中豪情顿生；还有那段宽广的副部主题，倏忽钻入我的心灵——那不是人民的欢歌吗？在那深情的旋律里，感觉到了祖国的伟大、人民的伟大。怪不得，苏联作家高尔基称赞《1812序曲》：“这首序曲是深具人民性的音乐。”于我，并不是理性的判断，而是直观的感受。不知道众多的发烧友们，在聆听这首乐曲时有没有这样的美妙、真实、深刻的感受。耳朵听到的是华丽的声响，钻入心灵的才是真正音乐！



晨曦 吴有涛摄

有个男孩，听到这首曲子就会想起那年夏天，补课结束的夜晚，穿过长长的没有路灯的巷子，悄悄拉起她的手，

她把MP3的耳机分给他一只，听到的正是这一首。

月光云海

□江徐

筑专业。如今从事一份建筑行业的工作。再次听到这首曲，发现自己的音乐梦就像天空之城一样——不复存在。

有人想起十多年前，在家乡——一个小县城，街上有块电子广告牌，每天下午播放广播，五点定时播放这首曲子。在家的日子里，他每天都会站在阳台上静静听曲，看周围的墙面被夕阳染成金黄色，看天上流云。那份宁静，让他觉得时光被定格。

有一个同样失眠的人，凌晨四点入睡，梦里的湖水好清澈，有个声音告诉她，想要获得什么，就得失去些什么……最后，她在这首曲声中醒来。

有一个女孩每次听到这曲子，就会想起小学时光。每天，手机闹铃一响，妈妈开始做早餐，她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听铃声，心想兴许妈妈也喜欢听，所以才不关掉。如今，她已上大学，妈妈有了发，偶然听到这首曲子，瞬间回到童年那些早晨。无独有偶，另一个人更敏感，听到这首曲子的某一段，会莫名想起上小学的早晨，喜欢赖床，爷爷一步一步走上楼梯，轻声叫他，等他醒了才开灯，那份小心翼翼的关怀。

有一个女孩留言，初中时和同桌关系特别好，一次音乐课上得知他会弹钢琴，他问她想听什么，她说《月光云海》。他弹得断断续续，她开玩笑说他毁了自己童年，得赔一个。高中时代的某一天，突然收到他来信：欠你的童年，我来还了。

因缘拨弄，这首《月光云海》赠予我的记忆是：2022年中元节，在一个人的歌单，随心点开这一首，音量调得很小，循环播放，上万条留言浏览过去，穿越千万陌生人温暖、惆怅、哀乐夹杂的梦想。以后，每次听到这首曲子，我会想起这样一个安静又辽远的夏夜。

有个男孩，听到这首曲子就会想起那年夏天，补课结束的夜晚，穿过长长的没有路灯的巷子，悄悄拉起她的手，她把MP3的耳机分给他一只，听到的正是这一首。

同一首曲子，对有些人来说，珍藏着童年和青春的轻盈回忆；对另一些人而言，却封印着沉重的离别之情。有一个男孩说，初二那年暑假，他在房间里听歌，听到这首曲子时，爸爸突然推门进来诉说外婆快不行了。之后每次听，都会想念外婆。这首曲子，还是另一个人爷爷葬礼上的音乐，又是另一个人父亲葬礼上的音乐。人间聚散，离合悲欢，不过是一场云来云往，云聚云散。一首歌曲像一粒胶囊，封存记忆和感觉。

读陌生人的故事，温暖的，失落的，逝去的，陪伴身旁的，走散天涯的……像走在梦的边缘，甜蜜着他们的甜蜜，哀愁着他们的哀愁。人间种种切切，不如水晶球，晶莹剔透，如梦如幻，恒久又易碎？我也常常囿于其中，沉沦重重叠叠的梦境，时而笑，梦幻颠倒。当音乐响起，心中一念清净，似乎又跳到水晶球外，以平常心欣赏水晶球里的风花雪月，旋舞旋歌。不管怎样的幻影，都很美好，都很美妙，因为那些，都是人生的风景。

读陌生人的故事，温暖的，失落的，逝去的，陪伴身旁的，走散天涯的……像走在梦的边缘，甜蜜着他们的甜蜜，哀愁着他们的哀愁。人间种种切切，不如水晶球，晶莹剔透，如梦如幻，恒久又易碎？我也常常囿于其中，沉沦重重叠叠的梦境，时而笑，梦幻颠倒。当音乐响起，心中一念清净，似乎又跳到水晶球外，以平常心欣赏水晶球里的风花雪月，旋舞旋歌。不管怎样的幻影，都很美好，都很美妙，因为那些，都是人生的风景。

最近看到某机构公布的小学生艺术比赛评选结果，疑窦顿生。遂与多位从事该行数十年的朋友对获奖作品进行分析探讨，一致认为这次比赛弄虚作假情况十分严重。联想到不久前听人讲，一个全国性的少儿书画赛，展出的作品水平直逼成人角逐的“国展”，真让人瞠目结舌。

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”

近年来，各级各类少儿艺术比赛此起彼伏，表面上看，是艺术教育得到了重视，硕果累累。实际情形到底如何？“热闹”的背后可能是对“未来”的戕害。试述几点理由：

一、频繁的比赛打破了中小学生原本安静、有序的学习氛围，助长了家长和学生的虚荣心。

二、拔苗助长式的赛前辅导，为迎合各种主题而准备的作品，常常要成人越俎代庖，须要参赛学生临时抱佛脚。违反教育规律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三、与比赛密切相关的各路成人，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，比赛背后的另一场竞赛也随之展开。请托、代笔等丑陋现象悉数登场，其中代笔及变相代笔的做法，对学生心灵成长、未来“三观”的养成危害尤大。

四、重视参赛学生的艺术培训，做大事做好这个“面子工程”，忽视或损害绝大部分学生本应享有的接受正常艺术教育的权利。

朱永新先生在《艺术教育成人之美》一文中提到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过去的“读、写、算”这三大支柱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三大支柱：同理心、创造力、批判性思维。创造力跟艺术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用美育、艺术教育来构建我们的教育体系。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关注和培养学生生命的宽度和高度，艺术教育无疑与人生命的高度有关。假如我们任由本文开头说到的那类竞赛泛滥，那么我们的创造力教育、生命之上教育的底盘就会松动、走形甚至有被倾覆的危险。

教育指向未来。这个未来包括个人的未来、家庭的未来、国家的未来乃至全人类的未来。如果把全人类比作一棵大树，国家和我们周边的社会就好比大大小小的枝干，个人和家庭则是一片绿叶。假如枝干被摧折，叶子也不可能独葆青绿。

教育指向未来。这个未来包括个人的未来、家庭的未来、国家的未来乃至全人类的未来。如果把全人类比作一棵大树，国家和我们周边的社会就好比大大小小的枝干，个人和家庭则是一片绿叶。假如枝干被摧折，叶子也不可能独葆青绿。

教育指向未来。这个未来包括个人的未来、家庭的未来、国家的未来乃至全人类的未来。如果把全人类比作一棵大树，国家和我们周边的社会就好比大大小小的枝干，个人和家庭则是一片绿叶。假如枝干被摧折，叶子也不可能独葆青绿。